



# 1.

## 書畫藝術的養成背景

從上個世紀以來，由於外洋文化衝擊力道之遞增，整個華人畫壇呈現多元之發展，同時也帶動了畫壇上的「新、舊」之爭，長久以來被視為中華藝術傳統象徵的水墨文人畫（國畫）更是首當其衝。藝術學界或有將之簡化為「引西（洋）潤中」和「汲古潤今」兩大體系，實際上其後續發展，顯示出兩大體系並非涇渭分明，所謂「洋」與「中」的成分，往往只是在於比例和融合的方式之不同。

臺灣從上個世紀中葉以來，由於日治時代結束、國民政府遷臺，以及大專院校專業美術教育之開辦等時空環境之變革，有不少文人畫家，除了繼續維持並深化文人畫原有的筆墨、意境之特質外，也積極嘗試直接面對自然去提煉創作元素，從傳統的基礎上再創新意。這一路畫家以接受過大專院校專業美術教育者為大宗，周澄則為其中傑出者之一。



【本頁圖】  
周澄創作的身影。

【左頁圖】  
周澄，〈山庭閒坐〉（局部），  
1989，水墨設色、紙本，  
95×37cm。

## 山川蒙養的成長環境

宜蘭位處臺灣東北角，雖然與臺北市都會區的距離不算遠，然而三面高山環繞，又東臨太平洋，早期來往臺北必須翻山越嶺，交通相當不便，其開發也晚於西臺灣和北臺灣，因而文化刺激也自然相對薄弱，到了日治中後期，1924年從基隆、八堵至宜蘭間的宜蘭線鐵道通車之後，方始有所改善。從交通、經濟及文化的角度而言，崇山峻嶺的圍繞，固然對宜蘭地區的發展有所限制，然而從形象直覺的審美觀照之角度而言，卻是另具一種山川勝境的特殊美感，正如本書主角周澄回憶起童年生活環境的印象所述：

宜蘭，我的家鄉。

小時候在礁溪長大，此地有溫泉有瀑布，民風質樸，依山傍海，田陌縱橫；家後便是蒼嶺白崖，終年青翠，每當晨夕煙嵐，雲散雨晴，宛如村姑出浴，體態嬌媚。因拾柴幫炊之故，常跋涉於羊腸山徑，叢林雲霧裡；上山見海，遠眺龜嶼，浮動在晨曦中，風和日麗，聽海濤呼喚，如兒時依偎母親懷抱，靜靜聆聽溫馨厚實的呼吸

周澄，〈龜峰獨立〉，  
2010，水墨設色、紙本，  
90×181cm。



聲，安詳篤定，如同大地生息的吐納，充滿無限生機。

我上初中以前，家境不寬裕，除上下課外，上田下田，挑水劈柴諸事也得做，養成勤樸的精神。在困苦環境中，卻喜歡懵然塗鴉，天真的憧憬，自然與藝術工作結下情緣。（採自周澄《居山堂文存·自序·不負山靈》）

周澄，字蓴波，1941年10月16日（農曆8月26日）出生於宜蘭礁溪五峰旗山腳下的農村。巧合的是，他的農曆生日，正是日後對他影響極其深遠的江兆申老師之國曆生日。這種湊巧，似乎在冥冥之中，注定了兩人日後長達四十年的深厚師生情誼。

周家祖先於道光年間從福建漳州移民而來，周澄的祖父德旺公為泥水匠（閩南語叫「做土水」），父親周抗來於日治時期在羅東開設「一途文具行」，經營文具生意，戰後初期結束了文具店的經營，而轉赴蘇澳一帶從事大理石礦之開採。周澄家有六位兄弟、三位姊妹，他在家中排行第三。在周澄出生之前幾年，雖然中日戰爭開啟了所謂「八年抗戰」，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積極推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臺灣也開始出現比較嚴肅的戰時氛圍。不過，在他出生的前一年（1940），正逢日本「奉讚皇紀二千六百年」，這一年在日本內地以及臺灣、朝鮮、滿州國等，辦理了不少以「全國書畫展覽會」為名之美術活動以資慶祝，美術氛圍一下子熱鬧了起來。然而在周澄出生的1941年12月，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，臺灣開始頻遭

〔上圖〕

1930年代，周澄父母在羅東經營「一途文具店」。

〔下圖〕

1996年，周澄（右1）與大哥（左2）、二哥（右2）在蘇澳父親所創之蘇澳石礦公司前。



美國軍機轟炸，局勢頓趨緊張，物資極為匱乏；甚至到了戰後初期，臺灣的經濟也相當困窘。戰火餘煙、環境不安而且艱困的童年歲月，讓周澄磨鍊出刻苦耐勞的生命韌性來。

戰後初期臺灣的初等教育多實施兩部制上課。同樣一個班級，這

周澄，〈龜山遠眺〉，  
2006，水墨設色、紙本，  
97×181cm。



星期上午上課，下星期則輪到下午上課。家境不太寬裕的周澄，在唸初中（初級中學之簡稱，1968年臺灣實施九年國教以後，改稱為國民中學，簡稱為「國中」）以前，除了上學之外，上山下田、挑水劈柴樣樣都得做。國校（今之「國小」）時，如果輪到下午上課的那個星期，往





1979年，周澄（後排右2）與父母、兄弟姊妹全家合影於宜蘭老家。

但讓他忘了勞累，同時也深刻地嵌入他的心版裡，逐漸積澱內化成為他日後繪畫創作的養分。一大早就得起床上山拾柴，對一般小孩而言或許是個工作負擔，然而能夠吃苦耐勞、秉性仁厚且深具審美基因的周澄，卻能因勢利導而慧眼獨具地在上山挑柴、下田務農之際，苦中作樂地欣賞、感受自然和山川之美。正如他自己所說：

山水是我的最愛，俯覽於山巔，徘徊於水涯，登峯頂，理出山的脈絡及水的源流。不管雲騰煙障，雨驟風狂，總可掌握方向，走出信心。雖然登高山可以小天下，同時也給我高處不勝寒的警惕。山給我許多啟示，悟到性靈道理。大自然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神靈，只要篤實虔誠，真情投入，專心潛研，醞釀激發，付出多少心血，山靈同樣回報你，絕不吝嗇。

山也是我的知心朋友，豁開心胸，肝膽相照，不論寒暑，不管悲歡，盡情傾吐，海闊天空；切磋砥礪中，塊壘不再，疑雲頓消，它會默默引領我走出崎嶇小路，奔向寬廣的坦途。（採自周澄《居山堂文存》，〈自序·不負山靈〉）

往在天微亮的大清早就跟著鄰居一起上山打柴，以應家裡煮食燒水燃料之所需。等到7、8點左右下山時，他背負著薪柴踏上歸途，卻很享受遠眺海天一線、旭日東昇，蘭陽平原的綠野平疇，以至於浮在海面上的龜山島籠罩在朝陽晨嵐底下等美景，這些山水美景不



〔左圖〕  
周澄，〈不負山靈〉，  
1980，篆刻，4.2×4.2cm。

〔中圖〕  
周澄，〈居山堂〉，1983，  
篆刻，2.4×2.4cm。

〔右圖〕  
周澄，〈家在五峰山下〉，  
1988，篆刻，4.5×4.5cm。

他這種從童年以來就本著「萬物靜觀皆自得」的心情，從登山、看山，進而與山川交心。從觀照山川之美，逐漸領悟出山川給予的人生啟示。長期的山川蒙養之環境，不但孕育出他寬厚的秉性，耐苦的韌性，甚至成為其日後繪畫創作的主要題材。他於1980年刻了一方〈不負山靈〉的陰文閒章，常用來為畫押角；又以「居山堂」為其齋館名，1983年中秋刻了方陰文〈居山堂〉齋館印；1989年春天再以陽文刻〈家在五峰山下〉的閒章；在在顯示他對家鄉的眷戀，以及對山水自然的熱愛和其襟抱。

周澄母親與祖母（右）。

## 少年時期的藝術啟蒙

周澄祖母魏氏能繪圖，善刺繡，鄉里廟中神像之袍服多出自她手。父親雖經營文具生意，卻也喜歡寫書法；雖然不會畫，卻能以長期與山川為鄰的閱歷，為兒子指點出山川結構之來龍去脈。周澄身上的藝術基因，或即源自於此。

周澄從幼年時期就喜歡塗鴉，終戰前夕，家人為躲避美國軍機之轟炸而一度避居二城祖父家，祖父家屬舊農村的土塙厝，牆面表層塗有白色的石灰，當時四歲左右的他，常把這些白色的土塙壁當成塗鴉的大畫紙，只要是手搆得到的地方，都成為他的繪畫園





地。或許他畫得活潑而頗富天趣，加上長輩多能接納美術的緣故，而其塗鴉也讓家人看出了周澄在美術方面的天賦所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並未因而受到長輩的責備。也由於如此，在他滋生美術興趣的童年，並沒有受到家人的抑制。國校五年級時，周澄的級任老師張滂熙頗具美術素養，看出周澄在畫圖方面的天賦，常在美術課時給予較多的指導和鼓勵，讓周澄對美術的興趣和信心，產生了不少增強的作用。

小時候的周澄也喜好雕刻小玩偶，小學時有回上山撿柴途中，拾到了一根曲折糾結的樹枝，閒來無事就順著其樣貌，拿小刀將它略作雕琢，刻成宛如蟠踞之雨傘節毒蛇的形狀，刻完後順手丟在床邊，母親進到房內以為有蛇而著實嚇了一大跳，但是發覺他巧手雕刻的天分，當時也並未嚴厲責備。這種自幼靈巧的雕刻天賦，讓周澄日後奏刀篆刻時，入手很快而比較容易得心應手。

書法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華人文化的基本素養，因而周父也要求孩子們從小就要學寫毛筆字，而且以周家家訓的「誠實」二字，格外要求大家依照字帖用心地反覆練習。這兩個字要方方正正地寫得大小一致，而且排起來穩當，說來並不容易。因此兄弟們不久就感到無趣而隨便應付，只有周澄卻寫出了興趣，甚至進一步思考如何調整這兩個字的造形結構，讓它看起來更加順眼一些，寫到後來，就把「誠」字寫得扁些，「實」字稍微寫得長些，這樣調整了字形結構後，竟讓父親感到相當滿意，認為他是用頭腦思考寫字的間架結構，顯見周澄對書法悟性之高及書寫之用心，因而特地買了雙皮鞋來獎賞他，羨煞了兄弟姊妹們。得到了父親的肯定和獎賞，自然讓童年的周澄在書法方面增強了信心和興趣，也就越寫越起勁。

1954年夏天，周澄考入宜蘭縣立頭城中學初中部就讀，為了讓周澄持續在書法方面的興趣以及潛力的開發，周父特地帶著他，專程拜謁住家鄰近頭城中學的世交書家康灑泉（字在山），讓他追隨康氏正式學習書法。

康灑泉曾於日治時期1940年12月，以〈唐詩作品八體〉，參加新竹

竹南的南洲書畫協會所主辦之奉讚皇紀二千六百年「全國書畫大展覽會」，榮獲書法類首獎「特選金賞」，因而名噪一時。據周澄自己回憶追隨康老師的這段學書歷程時提到：

康老師教書法，以性向為主，筆墨為輔。記得教字前，取出許多碑帖，問我喜歡哪家書體，然後綜合我的個性，提供適合我書寫的字帖練習。我當時喜愛趙之謙的書法，於是康老師選了魏碑，教我如何運筆，一段時間後，再轉習顏真卿楷書。這是我進入書法領域最重要的階段。



康灑泉身影。

顯然康灑泉的書法教學重視適才和適性，經過他的指導後，周澄才

### 【關鍵詞】康灑泉（1908-1985）

康灑泉，字在山，號海秋，宜蘭頭城人。兼善書、畫、金石和詩詞，尤以書法最享盛名。幼承家學，受父親書法啟蒙，隨母親習畫，之後就讀正軒書院，並從諸儒問學。其書法上溯周秦金石文字，於漢、魏晉、六朝以至唐、宋諸名碑帖，都曾下過苦功用心臨習，精勤不懈。1932年起三度前往大陸，從福建龍巖的鄭華山和鷺江的歐陽楨，並造訪名山勝境，親覽歷代名碑真蹟，視野為之拓展，書法造詣因而大幅度提昇。1940年12月參加新竹竹南南洲書畫協會主辦的奉讚皇紀二千六百年「全國書畫大展覽會」，榮獲書法類「特選金賞」，因而名聞遐邇，有「蘭陽第一筆」之美譽。

1942年，與好友盧纘祥、林才添、陳志謙、游藤等人於宜蘭發起成立「八六書道會」（1953年更名為「頭城八六書畫會」，1960年更名為「宜蘭縣八六書畫會」）。戰後初期，康灑泉曾巡迴宜蘭縣內各校，義務書法教學前後十餘年，對宜蘭書法風氣之帶動，以及書法人才之培育，極具貢獻。其與周澄之父親為世交，因而也成為周澄書法的啟蒙老師。

1940年，康灑泉獲「全國書畫大展覽會」特選金賞獎狀。  
圖片來源：李郁周提供。





1960年「宜蘭縣八六書畫會」會員留影，前排右六為康灑泉。

正式進入書法之門徑，此後初中以至高中時期，他在各項書法比賽中幾乎都能得獎。

康灑泉於日治時期（1942）曾邀集宜蘭熱中於書畫藝術，以及詩詞漢學人士組成「八六書道會」，包括戰後初期頭城中學創校校長盧纘祥（1902-1957）也是創始會員之一，康灑泉獲推舉為首任會長，日治時期該會以書道為主；1953年更名為「頭城八六書畫會」，並擴充其內容，設有詩、書、畫、樂、雕刻五部，不久也附設讀書會及武術部等，由莊鯨（字芳池，中醫師）教讀詩、作對句及寫詩，周父不久也加入該會。因而初中時期，周澄每星期有一天留在康家晚餐，除了向康師學書法，同時也隨莊芳池研讀《千家詩》。莊氏在為周澄解釋詩中意旨之後，往往也會吟唱一遍給他聽，因而讓他培養出對國學的興趣來。由於如是的緣故，周澄也在這個時期很自然地成為「頭城八六書畫會」的一員。到了高中時期課業較重，因而改為不定期前往康師家中問學；上了大學以後，如有返鄉，往往還會回來參加他們的吟詩會。

## 中學時期的美術學習

周澄初中時的美術老師是畢業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勞作圖畫專修科（簡稱「勞圖科」，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）第1屆的楊乾鐘（1925-1999），他曾經在〈孕育蘭陽美術的先驅楊乾鐘老師〉一文中，對楊老師的敬業精神、美術造詣，以及人格風骨做了如下之描述：

楊老師一生只為下一代的教育而努力，不但從美育著手，更深耕心靈創作的種子。從品德養成上給予學生無形的灌輸；卻把他最熱愛的繪畫創作，變成課後業餘的點滴，不能全力以赴，但是他的藝術成就，卻是在精神寄託上得到充分的釋放。楊老師受過完整的美術教育，美學思維活絡，心思靈動又熱愛鄉土，所以他的寫生或創作，品味極高，他用色鮮明，結構嚴謹，筆觸沉厚，畫面整體表現清新感人，頗受畫壇人士所敬重，但少於對外發表或展覽；因此一般社會大眾對楊老師的繪畫成就並不熟悉。

楊老師除了西畫造詣頗高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他在教學方面極為敬業，除了在課堂上，楊乾鐘不厭其煩地詳明步驟而循序漸進的指導學生之外，對於有意報考大專美術科系的學生，更是不辭辛勞地利用課外時間予以義務指導，甚至陪著學生北上應試。在周澄高三時，楊老師得知他想報考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（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），還特地要周澄到其家裡加強素描，指導其構圖、造形、筆觸，以至於光影調子的掌握要領。不但讓周澄對素描和水彩奠定了基礎，同時對其順利考入臺師大藝術系，也發揮了不少助力，是位典型的經師兼人師。



就讀頭城中學初三時的周澄。

開啟周澄藝術道路的恩師楊乾鐘。



1957年，周澄考入頭城中學高中部就讀高一時，美術老師仍由楊乾鐘擔任，不過比較特別的是，導師和國文老師則是由大陸渡臺的青年書畫、篆刻家江兆申擔任，江兆申當時雖然只有三十二、三歲，但國學素養極為深厚，詩文和書法、繪畫、篆刻兼善，且皆有極高造詣。江老師教國文課相當認真，他教文言文時，從字詞、句子到段落，都會用白話文講解得非常清楚，於典故之出處也是瞭若指掌。除了教科書之外，還經常從《古文觀止》中挑選經典文章整理為補充教材，以刻鋼版油印的方式提供給學生研讀。他所刻的鋼版字很像歐陽詢的字體，對學過書法的周澄而言，備感親切和羨慕，因而常拿著這些油印的補充教材，當成字帖一般，模仿抄寫得很像，讓江老師頗感欣慰。

### 【關鍵詞】江兆申（1925-1996）

江兆申字茶（椒）原，書畫篆刻家、藝術學家，安徽歙縣人。祖父、父親、外祖父、母親以至長姐皆擅長書畫、篆刻。七歲入小學就讀，學習成效不佳，遭老師訓斥而辦理退學，在家隨著母親學識字兼習書法。其後家裡請鄉裡的名宿吳仲清教讀，又隨父親學習書畫，八、九歲時偶為人畫扇面、對聯，頗受老輩獎譽。製印受篆刻名家鄧散木之稱賞，1935年開始鬻印、刻碑、抄書以貼補家用，在鄉里間口碑漸著。1939年考取「江南糧食委員會」之文書職，1949年5月渡臺。

1950年任基隆中學國文老師，冬天始謁溥心畬（1896-1963）於臺北，追隨讀書。其後轉任宜蘭頭城中學和臺北市成功中學教師，任教頭城中學時教過周澄。曾加入「七修金石書畫會」及「海嶠印集」。1962年冬，開始向溥心畬請教繪畫。三年後首次個展於臺北市中山堂，深獲藝界矚目；同年9月任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副研究員，1969年升等為研究員，並獲美國國務院邀請，以客座研究員身分訪美一年，其著作榮獲「嘉新優良著作獎」，畫作榮獲「中山文藝獎」。1972年升任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，1974年榮獲教育部書法獎。1978年榮升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兼書畫處處長。於1991年自故宮博物院退休，移居南投埔里「揭涉園」以至終老。

江兆申詩、書、畫、印以至於中國畫史論述各個獨具造詣而能相輔相成，觸類融通，為20世紀後半葉華人文人畫家新典範之一。



1966年的江兆申，攝於臺北故宮書畫處。



周澄與江兆申的師生情緣持續四十年，圖為1993年與江兆申（中）訪北京時，與北京故宮副院長楊新先生（左）遊承德避暑山莊。

高一時，周澄擔任班上的學藝股長，每星期要送班上的週記本和作文簿到老師家裡。江老師生活極有規律，習慣利用下班回家到晚餐之間這段時間作畫，當時周澄往往將本子送達之後，在江老師默許下，靜靜地站在旁邊看著老師作畫，直到老師要用餐時才離去。如是的機緣，讓他對江兆申文人畫的筆墨技法有了相當瞭解。除此之外，他對國文一科尤其努力研讀，期待拿到班上第一的成績，以獲得江師一幅小畫的獎勵。終究皇天不負苦心人，讓他前後獲得了幾幅江師的小畫，成為他隨時揣摩臨習的繪畫範稿。

雖然江兆申在頭城高中僅待了兩年，隨即移居臺北市而任教於成功中學。然而周澄在報考師大藝術系前，曾前往鄰近師大的龍泉街臺北市政府宿舍（江兆申任教成功中學之初，曾兼職於臺北市政府祕書處）拜訪江師，江兆申知道術科有考國畫，遂依照考試棉紙之規格，當場示範畫一張畫的完整過程，讓周澄在術科國畫的考試格外地順利。頭城高中與江兆申兩年的師生緣，對日後周澄的藝術生涯著實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。